



明季遺聞卷四

福建兩廣

江左鄉

漪流綺輯

長永鄒
振錫西
歸并本

乙酉五月

清兵渡江、南都弗守、總兵官鄭鴻逵、鄭

彩、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至福州、與

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

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唐王為監國、王太祖

後也、封南陽初、以父歿、失愛於祖、兩叔謀奪嫡、未得

請名、及祖薨、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為之請

嗣、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墻、會赦出、性率直、

喜詩書手草傳檄洒洒數千言。鴻達請正位不然無以壓衆心而杜後起。芝龍意別有在。固諍以爲不可。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長倩有惡。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不報。擁入者。艷翊戴功。不數日。卽定議。卽帝位于福州。時閏六月十五日也。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駕回宮。尚寶司卿坐馬。忽驚躍起。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大內。大赦。改元隆武。封鄭芝龍爲平侯。鄭鴻達爲定侯。

豈非咎徵

鄭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設六部九卿。以張肖堂爲吏部尚書。李長倩爲戶部尚書。曹學佺爲禮部尚書。吳春枝爲兵部尚書。周應期爲刑部尚書。鄭瑄爲工部尚書。馬思理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以天建。志興。四府爲上遊。汀。邵。漳。泉。四府爲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鄉。一命以土。咸與寵錫。於是敷求耆碩。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又

觀生本王
府官此蒙
信任

起魯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以次至皆入閣辦事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至三十餘人然俱間無事不令票旨皆降武親爲之德璟景昉欲楫皆力疏辭行人以死請乃至德璟陛見首以清屯練軍告然竟築舍不成時内外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機宜專諉芝龍爲政芝龍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故在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

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海濱直通卧内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有弟芝虎勇冠軍昔征劉香已沒於海次鴻達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芝龍開府於福州坐見九鄉入不揖出不送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東一枝出江西統二十萬之

兵合八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尚不給而粵西有靖
江王者八月稱監國隆武詔至不服舉兵將東廣西
巡撫瞿式耜移書摠制丁魁楚為備又檄思恩叅將
陳邦傳防梧再檄星調兵止狼勿靖應靖遣桂平道
井濟促式耜入式耜不允未幾靖提兵至梧命式耜
易朝服朝式耜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兵尋
為丁兵戰敗返桂時宣國公焦璉為粵西摠鎮揚國
威旗鼓式耜授計於璉而邦傳亦應檄統兵至并受
令隨擒靖江王及國威與吏科給事中顧奕等械至

大節凜凜
下亦不奪

福州王與國威奕俱斬於市以擒靖功封魁楚為倫
晉式耜兵部侍郎銜兼副都御史是時浙東亦奉魯
藩監國先是清兵入浙潞藩以城降貝勒散布官
吏至浙東且令薙髮山陰原任蘇松巡撫祁彪佳赴
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
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婿秦嗣瞻詩云信國
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
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門人

王公以文
采風流擅
名當世豈
知其當大
事而侃侃
若此

會稽諸生王毓著聞。變卽遺書宗周。有云。願先生早
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奔東
渡橋。袖石自沉死。儒士周十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
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逃至野寺。不食死。時馬士
英亦率所部奉弘光。母妃至紹。紹人士猶未知弘光
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言戰鬪
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於廉耻之念。
事至今日。人人無耻。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
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寔寔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

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將天下
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
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妖淫。
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
而以疆場擔子。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心思其成功。而
夫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亡賴。賣官鬻爵。搜盡金
珠。而四方狐狗輩。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
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
撫總督。見貨卽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

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山政。斷酒絕色。卧薪嘗胆。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皆可復振。而戰鼓可厲。苟

蔡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卽當國破衆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剴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尚爾相亮。無他。若但求

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
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倖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
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
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耻之國非藏垢納
汙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
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東身以候
縱騎弘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麂原任山西僉事
鄭之尹子鄭遵謙殺招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方逢
年柯夏卿宋之普陳函輝熊汝霖孫嘉績等迎立魯

王於台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魯王監國紹興
國維首疏恭馬士英悞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
時逢年國維之普大典俱爲大學士封方國安荆國
公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國
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國維督師江土賜上方劍行
事于世鳳爲平將軍補御史陳潛夫原官加太僕
寺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于潛
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疏
請於王謂尅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

老成練達
之言

攻堅擣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爲筭勝必連諸帥之心
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十
月清兵至固安嚴陣當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
接應追戰於草橋門爲天大風雨火炮弓矢不得發
遂收兵清兵營木城於沿江會閩中頒詔至諸求
富貴者爭欲應之監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星
馳至紹上疏隆武謂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臣
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后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
服禮詔昭然若以倫叙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

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
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
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而浙閩成水火
矣閩餉不足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粵督餉應奇
往叅遲悞者數十人命提問亦莫應潮州知府楊球
遂止越界不敢入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
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
錢糧又察括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者厘毫皆解又
大醫官爵部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

商都故散
奈何消之

十兩或數兩。於是娼優厮隸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空名而已。其黠者倩軒蓋。僱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隣。晉江令金允治蒞訟。兩造皆稱職官。則立而語。五殿於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頸。清兵譁曰。清行如蟹。易遲其來也。然猶苦餉不足。所招關內兵。不過疲癯數百人耳。時廷臣請出關者。章滿公車。隆武亦欲躬履行間。而芝龍以缺餉爲辭。十月。會曾后至。迎入宮。乃暫止。初。隆武孤身南來。鴻逵以所掠美人十二。獻及后。至乃大興將作。擴構宮殿。卮匱之器。悉用黃金。

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服下體。皆織龍鳳形。后性傲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對奏事。於屏後聽之。其決進止。隆武頗嚴憚之。而隆武未有亂。芝龍乃令子森賜國姓。改名成功。每隆武意所向。成功輒先得以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宰相半出門下。何楷與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或密以攬權告隆武。隆武輒責芝龍。芝龍怒。佯謝事。又卽固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皆鄭人矣。

芝龍
如耳
耳小
只有天在
上更無山
與齊

丙戌元旦早朝以足板擲蔣德璟幾傷邵武知府吳
燧煇推官朱健移眷他駐坐倡逃建陽知縣施燧為
奸胥摘發坐貪酷俱斬斬市曹龍溪知縣謝泰宗以
貪叅罰八千金杭嚴道龔可楷航海至閩不用有蹕
爾蹴爾之說終被賊殺死而南來無賴之徒爭上疏
談兵即得召對片言合旨賚寶錠賜官爵久之漸多
部曹幾及千人所賞芝龍亦不應然隆武心知芝龍
不可恃卒無以制之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壓衆心
乃分兵為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人以鄭鴻逵為大

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江西隆武倣淮陰故
事築壇郊拜而送之既出關疏稱候餉駐不行月餘
內催二將檄姪雨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自有國法
在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如
故於是黃道周以師相請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
願俱效死軍前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劄百函為
行資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
廷麟萬元吉為呼應出兵徽州為清兵所擒械送
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疏

殺黃公者
新朝立法
之嚴收黃
公者內院
憐才之至

救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上不允。尋同中書賴雍、蔡繼謹等駢斬於市。蔣德璟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降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為。德璟告病去。而戶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提學御史毛協恭亦憤卒。泉州知府鄒式金見事不可為。擢興泉道副使。予告去。吏部郎中趙玉成與尚書張肯堂同籍江南。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

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計陛下陸行期同會於金陵。降武大喜。亟催芝龍造艘。芝龍笑諾。會有疏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不果。降武乃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迎降武。降武意欲往江右。猶豫未定。而芝龍固請回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謂絕天下望。因駐蹕劍津。而任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留駐浦城。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調棘闈。而以編修劉以修為主考官。取中舉人葉瓚

中興氣象
如是而已

等百餘名猶雍雍太平象也。皇子誕生，群臣賀表有
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隆武嗟賞，大赦羣恩。鄭氏廝
養，俱得三代誥。撰勅者織軸者，日不暇給。當是之時，
兵羸餉絕，當事無談及兵事者。舉朝如夢如醉，不待
識者而知其敗壞矣。清朝招撫江南者爲內院大
學士，洪承疇招撫福建者爲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
與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微行通款，而隆武獨與魯
王爲仇。都督陳謙奉魯使與行人林銜至，關及關趨
起，未敢入。芝龍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啟函稱皇叔父，
而不稱陛下。隆武大怒，下廷議，皆下獄。芝龍疏救，不
許。陳謙者武進人，乙酉春，齊弘光詔封芝龍爲南安
伯，比啟讀券，乃誤書安南。謙謂芝龍曰：安南則兼兩
廣，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更晉伯爲侯。芝龍
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素德之，有鎮
江錢邦芭者，召對中旨，擢爲監察御史。實出芝龍門
下，而與隆武親，量蒙信任。密啟隆武，陳謙爲魯心腹，
與鄭至交，不悉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
所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紙，別移

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謙。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語。而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過征不可。拜表卽行。中使手勅云。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輓過延平矣。芝龍旣去。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蓋微聞錢塘信也。錢塘自丙戌正月。至三月。各營皆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監國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日計惟

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二月初一日。清兵驅船

開堰入江。張國維命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會隆武使陸清源。賁詔至江。犒師。馬士英。峻國安。斬之。且出檄文。數隆武過。國維曰。禍在此矣。四月。杭州固守堅不可克。魯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禮部尚書余煌兼兵部尚書事。督師江上。清朝貝勒王屯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厨鍋。

灶國安口。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曾以手勅相招。入閩必大用。卽不支。便道可退入滇黔。五月廿七日。夜遂拔營走至紹。陳兵胡監國南行。廿八日。江上諸師。聞報俱潰。鄭遵謙携資入海。廿九日。惟王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荆國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追扈。監國禮部尚書余煌大張硃示。盡啟九門。放兵民出。

走畢。正衣冠赴水死。六月初一日。清兵渡江。國維

行次至黃石岩。方馬阮兵斷所過橋。橋下刻大字二行云。方馬至此止。兵往前行。國安士英。決計獻監

國爲投降計。乃遣人守監國。守者忽病。監國得脫。澄海船傳命國維。過防四邑。遂過東陽。治兵再舉。時六

月十八日也。二十五日。清兵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二十

六日。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自述曰。艱難自戰。戴吾君拒

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坎。
念母日一瞋纖塵不掛曾惟哀耄母暮途窮仁人錫
類能無意存歿啣恩結草同訓子曰夙訓詩書暫鼓
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答
所生從容具衣冠赴閹池死典國公王之仁載其妻
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捧所封勅印
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峩冠登陸百姓駭愕聚
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
不肯身泛波濤愿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禮

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兵部侍郎陳
函輝哭入雲峯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爲大明之
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
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
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
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
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
年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盡一生情
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蓆衣泣拜高皇手

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
 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
 忠。貽與世間同志。又作自祭文一。理骨記一。從容笑
 語。扁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
 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沉河死。
 兵部主事葉汝菴。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
 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雉髮
 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炯。山
 陰諸生朱瑞。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醫生

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命人掩覆。朗聲誦佛死。

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
 衣大砲破之。大典闔門縱火焚死。其子師鄭邠。武進
 人亦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內
 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
 史王景亮。被執。不順。遇害。馬士英。阮大鍼等。猶擁殘
 兵。數請入關。降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山
 寺為僧。隨為。清將搜獲。阮大鍼迎降。貝勒隨令內
 院辦事。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尚書蘓壯等。俱剃髮

投順。是時舊撫田兵及方兵鄭兵號三家兵。或離或合。悉遁而南。所至劫掠。或挾婦女坐山頭。呼盧浮白。漫衍巖界者四五日。後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寂如也。又數日。清騎數十從容過嶺。然清兵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不必仙霞也。潰兵先奔者。焚掠為食。至建寧。科臣黃大鵬按臣鄭為虹閉城發倉米庫銀以犒。驩呼而去。一郡獨全。八月十七日。清兵至浦。百姓請出降。為虹不可。再請行為。虹又不可。未幾。清兵至。擁見。貝勒衆迎跪。為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剃髮。為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為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不死。為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為虹大喊奮躍。奪刀自刺。胃不死。遂見殺。大鵬同日殉難。為虹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遊擊原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從死。百姓為之祠焉。隆武自芝龍去後。乃定計幸贛。八月二十一日啟行。

勒衆迎跪。為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剃髮。為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為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不死。為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為虹大喊奮躍。奪刀自刺。胃不死。遂見殺。大鵬同日殉難。為虹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遊擊原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從死。百姓為之祠焉。隆武自芝龍去後。乃定計幸贛。八月二十一日啟行。

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聞 清兵已及
劍津且踵至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止何吾騶郭維經

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 清兵至

順昌搜龍扛得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父子方逢年

連名請駕出關為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鍼方遊山自

投崖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

餘口悉給賜兵丁 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

帥數騎追駕為其父報仇及至贛州時降武將入贛

因停一日曝龍鳳衣是以及於難并擒曾后及得駕

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貝勒斬降武及后於市

繼祚勒致仕旋為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

疾辭免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縊死別

遣李成棟韓固山畧定興泉汀邵漳州等處九月初

八日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元青迎降大學士蔣德璟

絕食死之十五日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

道傳從龍知府金麗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

日鄉兵起殺從龍麗澤初 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

先至閉城門大索餉皆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即梟

首至縛親家母於庭。抵暮得數萬。又其火手五百。將
悉焚城中宮室。以餉未足。遲至明日。俄報固山兵將
至。乃奔安平。芝龍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砲聲
不絕。震天地。以前遣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
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有大功。而兩廣素屬
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閩廣總督可得。猶南面王也。
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者招之。芝龍曰。我
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
芝龍怒曰。旣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令。

貝勒竟有
參龍手段

離安平三十里。勿駐軍。而遣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
書畧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
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賜。而專
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
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
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
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魚不可脫於淵。不願降。
而芝龍田園遍閩。廣秉政以來。增置庄倉五百餘所。
駑馬戀棧。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播告。誇投誠之勳。

貝勒行兵
不成孔明

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遂命酒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矣。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皆囑無忘。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此上面君。乃龍本愿。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旣行。鄭彩。鄭鴻達。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亦往。用山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陸見

奉朝請。秋鄭彩。鄭成功復。又殺掠漳泉諸縣。皆破之。

汀邵並亂。據建寧。閩郵爲阻。戊子夏。清兵再入關。

破建寧屠之。直抵漳泉。鄭兵皆遁入海。至今沿海諸

郡猶未得寧。先是福州旣失。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

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而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

自岡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式耜首

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

榔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寓梧州。會桂王已薨

永明猶在京。經中也。於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

以肇慶府署爲行宮推置僚署有差魁楚大器俱爲
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
武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而福建舊相蘇觀生
何吾騶俱逝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
立隆武弟唐王聿錫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爲行
宮會贛州敗書至司禮太監王坤趣永曆移梧避之
式耜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耻正宜奮大勇以號
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憂蕭牆國何
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尋還肇慶故大學士陳子壯

書達式耜請力馘蘇而趣兵東永曆遣兵科給事彭
燿往諭之燿粵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響曉倫序監
國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殺燿於市日集兵向
肇慶右司馬林佳鼎督兵靖東郊東將詐降陷佳鼎
沒於水東人益獷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
紀綱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揀賢俊爲
首務王坤者固北閩自南都失而入閩隆武遣出茲
用司禮秉筆有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改給事中瞿
式耜力言不可不聽以粵巡使王化澄陞粵督尋代

佳鼎晉少司馬掌中樞大器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
澄為大司馬式耜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糾封墨敕
何可為例請補部疏尚得體蓋汲汲為闡預慮也晉
永茂大學士茂守制僉請專知經筵不入直茂疏荐
十五人為十五省鄉望疏上王坤啟視殊不悅未幾
十四人皆誅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一斥永茂怫然
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
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耜疏言大臣論荐新
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

亦不是過

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耜又言司禮抑人
不可薦人更不可吏部都給事中劉燾等疏論坤內
臣不得薦人永曆怒叱逐燾等式耜力持之得復用
御史童琳叅都御史周光夏越資序題差用私亂臺
規非法命廷杖琳式耜力救得免陞翰林院檢討方
以智為中允改御史劉湘客為編修充經筵講官坤
不悅湘客且疑劉燾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時十
二月十五日清朝摠兵李成棟兵薄廣州命前鋒
數十人以紅布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

副將杜永和擒紹武并周王益王遼王等盡斬之。蕪觀生伏誅。顧元鏡何吾騶皆投誠。百姓薙髮歸順。時有石馬徐鄭四姓。懸鯨海上花山。楊光林亦擁眾數萬。水陸交訌。民不聊生。成棟相機勦撫。於二十三日發兵往南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聞報。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避之。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朔至梧州。時丁魁楚惑於奸弁。蕪聘從梧西走岑溪。玉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人。是月十六日成棟克定肇慶。隨發

如拙枯

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克取高雷廉三郡。卽於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燁出降。梧屬俱過。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閻可義等前赴瓊州。二月永曆抵桂林。式耜肅殿陛。勅守禦。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道里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衮文安之爲相。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爲六卿。時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煨煨石。劃召掌禮科給事申金堡。素有清直聲。終制勅召還。何騰蛟晉閣學督師。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

清朝招之不服。乃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中箭死之。隰江平樂相繼投順。高雷廉三府俱報捷。四月。清兵渡海。克定瓊州。方警報之。登至也。王坤又趣永曆往楚。式耜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畧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

崔公區畫
形勢如數
二而別
白黑

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輳。止此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擊跪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秉節制。式耜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當平樂之不守也。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全甫歸。從數人控弦提刃與清兵接戰。稍却之。清兵屯陽朔遍野。俱雜髮式耜與璉危城孤守。疏請全徵安國公劉承

亂兵承亂初從武崗入護猶持正守法逐司禮王坤
為弄權面叱周鼎瀚為奉寺鼻息故雅重式耜發兵
數千援桂未幾承亂請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
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叅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
例晉五等吉翔等疑疏出湘客指鼎瀚遂造蜚語為
董卓淮汜之議激承亂怒偏承曆立命廷杖而縛壽
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於午門外會
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亂益橫曾劫承曆
幸武崗式耜疏留全陽曰聞郊社禮成即圖移駕不

王客不和
何以回國

知移駕將回桂林耶抑幸武崗辰沅耶今日原以恢
復兩粵為心則不徒西粵未暇不可移動即東粵未
恢亦且當駐全也故承亂等啖杖湘客等以湘王還
蹕桂林之議也承亂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式耜搜
括庫藏而外捐囊萬金夫人邵亦捐簪珥數百兵卒
不肯出與焦兵王客不和譁變擊關掠市而去為五
月十四日承曆竟駐武崗五月廿五日清兵偵兵
變積雨城壞環攻桂城吏士皆無人色璉負創奮臂
呼督師撫按別羽腹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

騎尋出城戰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式帮括署
中米蒸飯分哺之士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清
兵旋去式帮先令路將馬之驥伏於隔江犄角接應
固圍倍慎是三月之內危於清亂於兵式帮一手
指揮璉乃得底定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帮國士遇
之故獨得璉死力以保桂功晋式帮無太子太師臨
桂世伯式帮辭不拜疏上不允復請告自劾言自二
月十五以迄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
極危險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

見定力

武事至此
漸入膏肓
惟有痛醫
亦無如何
矣

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
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曾
再請返蹕全陽卒不聽乃督璉恢朔下平邦傳由賓
柳亦及潯并復橋至八月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
桂林昭告興陵時巡道嚴起恒以儀表魁梧拜大學
士督師何騰蛟駐衡州堵胤錫駐長沙詎清朝三
王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摠兵黃朝選楊國棟
等被執尸幾斷流八月二十四日武崗復敗永曆又
播越入粵次柳州式帮屢疏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滇

二崩瓦解
處處皆然

黔地荒勢。隔忠義心。逾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且山川形勝。兵馬喫糧。俱有可恃。時督師何騰蛟。新輔嚴起恒。及劉湘客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驟至。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式耜復疏。極言柳州徭獠。獠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隣黔粵。南寧地偏。交彝不可遠幸。時騰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任汛。會上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道臣龍文明。構兵永曆。復次象州。式耜與騰蛟。起恒。湘客等。籌畫調和。主客集永忠。璉。誓於神。刻期出師。宜章鼎與滇鎮。揔兵趙

印選。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軍。清

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耜與起恒並相。司禮麗天壽。七月。請催兵下梧。久在粵。舊司禮王坤。被承胤逐者。復入自武崗。至柳。至象。票擬皆金吾吉。翔手也。式耜疏請永曆。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兼行。以服遠近。時謂名言。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不睦。璉下平樂。永忠壁興安。未幾永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撤兵。左右禁近。刻期欲永曆遷式耜。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

師二表
意

右禁近
是走爲
策

里外風塵而遽使主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
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迴波逝雖長年三
老能逆挽其剛哉左右禁近周悼不能止式邦又
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甲士正山立觀兵督戰咫
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為策
桂城危柳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南太反
覆數百言淚下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明五鼓甫夜
半而永曆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時潰兵
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邦被逼登舟黎明

山一腔
血雖已
於東流
可筆諸
史

刑部侍郎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湘客俱至
蓋湘客奉命安撫亂下及勸餉糈而遠生時魁以召
將入也遇式邦於樟木港式邦集遠生等入民屋立
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璉兵上援楚鎮周金湯
熊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
朱盛澱先入桂宣式邦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部
璉兵定人心式邦於初一日復入桂署督師騰蛟自
永寧至滇鎮胡一青統兵至璉自平樂統兵至清
兵疑桂城空虚直抵桂北門三月二十二日騰蛟督

兵三面禦之。清兵渡甘棠去。督師列營榕江。永曆詔旌式。邦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邦念主宵衣。南寧蠻鄉。不可以久駐。日爲永曆清道。前日所憂在內者。今更在外。督勳鎮將士。直取全州。侃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歸信。令可藻繕兵以待。會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無粵西。西撫稱撫。式邦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帥一面。帝制。輒自命。貽遠人笑。予代疏請銜。曷不可。周鼎瀚以閩部。擅式。邦亦疏正之。當武崗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胤。入直。式邦司票擬。獨不苟。王沂公曰。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毋乃不可乎。邦傳稱粵西世守。牒四飛。式邦疏駁之。今日功。晉五等。尚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駐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所隱料。式邦身雖在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請。疏曰。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象指所闕。本亂而求未治。馬地終古耳。永曆駐南寧。四月初一日。世子生。冊。

惓惓愛主
無所不至

何有大臣
風

爲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喜式。邦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督師。騰蛟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日事也。督師報功疏。不肯自爲功。有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式邦一人也。六月。粵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報至。先是成棟下廣。收繳印信凡五十餘顆。於中獨取總督印藏之。有愛妾某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因朝夕慫恿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妾曰：我獨敢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頸。成棟抱尸大哭。明日卽衣冠將

提督印。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於佛經部面中。遣使賫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邦疏請往桂。又請求曆勿遽東。又言事權宜專。號令宜一。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於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擾閩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駕旣東。軍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旣遠。則人心渙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共瞻至尊音容。面爲慰勞。指屬然後責其盡意於東。刻期出戰。咸決於外。不中

擾也。又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再疏令給事中蒙正發迎。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耜聞淚。江廣反正。則宜任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永曆往廣城。式耜乃促遠生入阻永曆。適成棟自嶺還師。修行官且迂駕。永曆命遠生詣廣勞師。遠生謂成棟曰。今駕駐此。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媿。成棟然之。遂罷修行官。止迂駕。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定毋容久於外。應亟召還。綸扉。永曆專命遣官三四召。式耜曰。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公督師下星沙。朝臣且輻至。予不敢忍危而卽安。具疏乞骸。再上不允。已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檄各處兵馬齊集湘潭。而命馬進忠等由益陽抄出長沙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陽。斷絕水道。一隻虎率大隊復至長沙。絡繹攻圍。值清朝援兵合至。戰勝於湘潭。騰蛟被擒斬之。二月。清兵破信豐。李成棟歿於陣。南昌敗。

書復再問。先是聲桓踞南昌。清兵晝夜攻擊破之。

王得仁伏誅。聲桓赴水死。於是先後贈騰蛟中湘王。

成棟寧夏王。聲桓王。永曆設壇掛帛。皆投淚親

祭。專命式邦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永州兵再

退。式邦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靄監各營軍。再出當

永曆駐肇慶。疏奏諄諄。以歲月稍暇。財賦擾裕。用心

盡力修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

致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

凋零。殆盡。凡跣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

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

邪。安可駢為他人用。故人咸以桂林為稷下。四月雲

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獻南金二

十兩。馬四匹。移書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

以為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

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恐

甚。先封秦王。尋封為荆郡王。可望不受。後封時。楚制

堵胤錫以楚敗。達肇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

疑生隙。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清

矢不掉

勸窮盡齊
死而後已
虞山有焉

欲以一隅
而併全盛

事紛爭戰
徒苦百姓
耳

朝遣使貽書招式帮。式帮不從。永州再報失利。與寧

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帮復辦糧械。趨出兵屯於全

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曆聞為廢食。召廷

臣議於慈寧官。發東餉一萬兩。是時清兵圍困魯

慶于平。却尋出降殺之。而詔安等處一時俱歸。清

朝鄭芝鵬踞石榴城。清兵至。隨遁去。劉中藻在福

寧。勢窮自縊。福建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

延平所屬皆處萬山中。清兵既回。遂立德化王朱

慈燁踞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溪。攻順昌。將樂。至

十一月。清兵討平之。王被獲。兵部尚書羅南生等

降。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寶豐伯羅成耀棄韶州。永

曆震恐。戒舟西上。戎政遠生奏自請行。清遠給事中

金堡特奏請留爭之。不得。適式帮疏至。曰：粵東水多

於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歸順始有寧宇。財賦

繁盛。廿倍於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備敵。材

官兵士。南北相襟。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難得而易

失。莫此云。急且韶去。肇數百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

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何乃朝聞警。而夕登舟。疏再上

亦

為 呈清
驅民者若
軍也

而永曆移德慶抵梧州矣。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還
事。權言官正氣宜獎。鹵簿不得干機務。失權者意故
急欲永曆移舟。棄東如屣。時詞諫諸臣正綱紀慎名
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輩以攫官不得伺權者指
攻其所必去。熒惑永曆聽。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
止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
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贓。乃
熹廟朝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願
勅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勅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

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察。
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
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遣孫昌文
入見梧州。陳說粵西民貧。食盡軍曲折。時昌文才身
由海上來也。閣試授昌文翰林。簡討。清兵再薄全
州。衛國一青兵撤守榕江。時勳帥咸進。公次者侯與
伯。桂林牙門相望。號令紛出。十一月初五日辰報
清兵大舉入嚴關。印選一青永祚俱以分餉入桂榕
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

時事如此
尚可爲耶

夷齊死後
君臣薄力
爲君王固
首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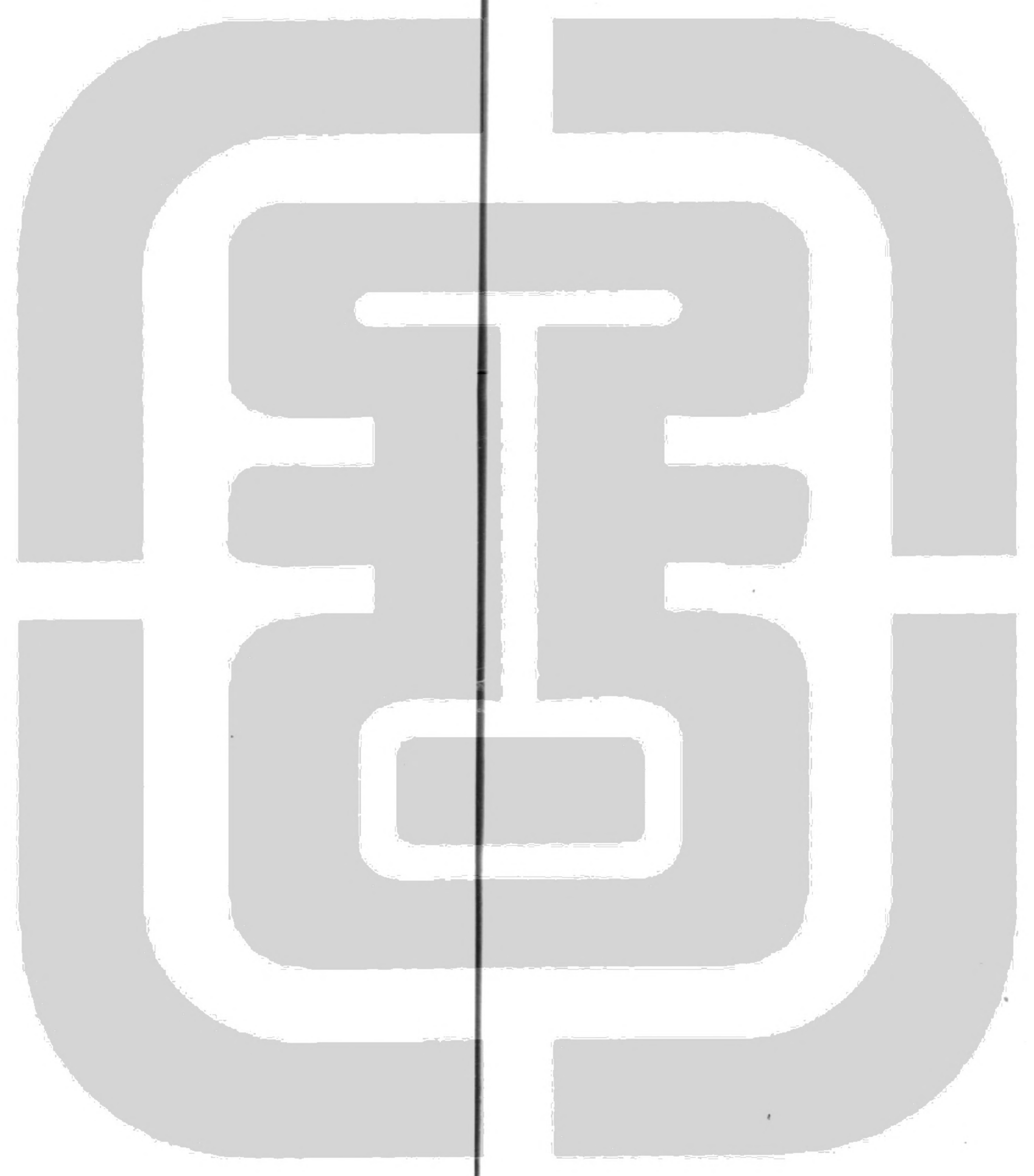
軍榕江兵未戰而四潰發使趨印選印選已出城城
中大亂沿道駟掠式耜令戢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
散一青永祚從城外去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
張同敞自靈川回過江東不入寓過式耜署曰事迫
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
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敞當其之遂
笑與式耜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號召諸勳再圖恢
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朋被執見 清朝定南王孔有
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命幽式耜同敞於別所

式耜賦詩日與同敞賡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日斬之
其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
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雷電
大發遠近皆爲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爲僧上
書定南王請葬式耜同敞而吳江有楊秣爲其衣冠
棺殮并同敞瘞於北門之園永曆上南寧入土州嚴
起桓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皆隨去後未詳云

明季遺聞卷四終



東坡志林卷四



上海圖書館藏

